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8nB412

三塔主峰禪師語錄

清 說　覺海錄

譚貞默等請啟（依駒本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請啟
  - 上堂
  - 機緣
  - 偈
    - 興善禮鴛祖塔
    - 步埽菴譚護法韻
    - 寄樗菴法侄
    - 送別牧山法兄
    - 和素穎法兄韻
    - 和形外大師韻
    - 約菴施居士六秩
    - 牧公項護法五秩
    - 蓮齋周居士六秩
    - 仰泉劉居士九秩偈
    - 因事偶筆
    - 初秋
    - 和仙居晦岩法兄韻
    - 和翠峰斐公法弟韻
    - 和先福別傳法弟韻
    - 酬子先羅居士韻
    - 酬牧公項護法韻
    - 次崇寧魯巖法侄韻
    - 次柏山昇雲法侄韻
    - 次繡雪休岩法侄韻
    - 答大悲心宗主人韻
    - 次淮陰子昌張居士韻
    - 和蓮齋周居士韻
    - 次玄度陸居士韻
    - 答綸趙居士韻
    - 答金明監院心月韻
    - 答梵為維那韻
    - 答潤生禪師韻

    - 答天目禪師韻
    - 答文石禪師韻
    - 答湛如孫　韻
    - 和天封蜜蜂頌五和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嘉興府闔郡鄉紳諸大護法請啟

伏以少室開天，濬靈源於奕世；岳林飛錫，弘寶緒於千秋。名藍允藉偉人，起敝尤須古德。恭惟臨濟正宗主峰大和尚，滹沱杰出，淮泗流芳。幼通黃石，佩神劍於王珣；夙契玄機，接宗風於臨濟。洵祇林之龍象，允緇素之鑪錘。默等歸依素切，瞻禮恒殷，痛大道之猶迷，冀法筵之再振。吾郡龍淵禪窟，係歷來諸祖道場，但以往來兵衝，蕩為瓦礫。三花樹下，空繫鳴駝；立雪亭前，頓生蕪艸。屢伸悃於龍天，護展靈於像季。茲遇宗工聳秀，因知道法將興，大眾歡呼，天神鼓舞。雖殘廢堪嗟，然主持攸賴。所冀無趣古佛之里，傳化久長；更值金明老人之庭，咫尺相近。故敢投誠此日，實祈垂手斯時。伏祈威力驅魔，秉金剛王之寶劍；婆心度世，吐大慈父之神光。將見檇李城西，鴻闡斷橋宗旨；鴛鴦湖畔，重恢濟北津梁。用是同聲公請，伏望一缽飛來。臨楮曷任翹企之至！

法末譚貞默　曹　溶　張晉徵
吳　鑄　汪　挺　張天植
范　周　莊　鏻　朱茂時
許宗渾　錢　江　何元英

主峰禪師住嘉興三塔景德禪寺語錄

侍者覺海錄

師於癸卯二月十二日，本郡紳衿、諸大護法暨本山耆宿恭迎入院。師至山門，云：「龍淵勝境，八字打開，當軒者誰？」喝一喝，便入。

佛殿。「巍巍堂堂，煒煒煌煌，因甚麼灰頭土面滿口含霜？」遂插香，云：「大似十字街頭石敢當。」

伽藍。「挽傾墜之風，整殘廢之席。大家出隻手，扶起破沙盆。」

祖師。「石灰布袋，到處遺跡。不肖捉敗，口橫鼻直。」

據室。「獨坐當軒，全提正令，饒他氣吞佛祖，眼蓋乾坤……」卓拄杖云：「到這裡也須乞命。」即日諸大護法設齋請上堂。師拈疏云：「大眾見麼？這個從靈山付囑，歷劫不忘，拈出則泉石光輝，展開則珠璣燦爛。如未徹者，更煩維那宣過。」宣畢，師以杖指座云：「諸佛列祖當仁不讓，今日水到渠成一句合作麼生？」拽杖便陞座，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世出世間最尊最貴，爇向爐中，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，　惟願堯天永祚，壽同劫石之堅固；舜日長明，福等彌盧之寬大。」次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根承

佛植，枝茂王庭，奉為滿朝文武、現任宰官、紳衿居士、諸大護法，伏願為雨為霖，永作衛法之金湯；為祥為瑞，恒作擎天之柱石。」復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類之不齊，撥之不散，高標獨露，唯證乃知。今日人天眾前第二回拈出，供養前住武康天池、現住本郡金明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一世上介下菴本師大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斂衣就座。晦巖和尚白椎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揮拂子云：「若論第一義，把住也黃金失色，放行也瓦礫爭光。今日斬新條令，別一乾坤，正恁麼時，還有同聲相應者，不妨請出相見。有麼？有麼？如無，看取新長老展演去也。」乃云：「事來隨應無偏黨，事去渾忘不立知，興替有時君莫計，失便宜處落便宜。某乃野逸慵僧、薄福匙德，秖可山林泉石藏拙畢生，蓋有未了公案，不無驅馳業累、混跡塵緣。既承諸大護法以龍淵廢席見招，某觀之實有感傷，只得勉力忍受，以待將來。今日復蒙恭迎入院，上堂。愧無奇言妙句、出格玄談，一種平懷家常語話，若作佛法商量，兔馬有角；不作佛法商量，牛羊無角。設有個漢出來道：『不得顢頇大眾好。』新長老向他道：『你早自顢頇了也。若作這般見解，他後設有把茆蓋頂，近山沒柴燒、傍河沒水喫，換手搥胸定有日在。不若向這裡隨緣作務、趁時打徹，一朝露柱點頭、燈籠發笑，未以為然，正好向十字街頭、金沙地上拾馬郎糞作檀香，薰開佛祖鼻孔，豈不慶快？』新長老今日恁麼舉揚，眾中還有恁麼人麼？」良久，遂以拂擊几，云：「妙舞謾應誇偏好，三臺須是大家摧。」謝辭不錄。復結椎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當晚小參。師云：「大凡整叢林、立宗旨，莫不由此時節因緣，時節若至，如貧得寶。山僧今日在糞掃堆頭拖犁拽把，珠回玉轉，動地驚天。然雖，總是已分中事，也要各各自肯始得。不見古德云：『大家相聚喫莖蘿，喚作莖蘿，入地獄如箭。』大眾！既不喚作莖蘿，畢竟喚作甚麼？」師良久，遂以杖卓一卓，云：「但願東風齊著力，一時吹入我門來。」珍重。

因井無水，師禱井泉云：「龍神龍神，嚇嚇威靈，有水我住，無水我行。」祝畢，次朝半井甘泉，足可供眾。

掛鐘板。師指鐘板，云：「佛祖紀綱，叢林律令，揭示當陽，內外悉應。」驀舉槌，云：「試看今朝權在手。」遂擊一下，云：「有誰不聽令施行？」

因事上堂普說示眾

「與夫道德不難於說而難於行，時事不難乎應而難乎守，若行持不篤、操守不恒，縱說得亂墜天花、親承佛祖，於自他分中有何益耶？予自濫膺以來，未敢逸懈，是應力行、非應即改，不因難易移

其志、逆順異其初，似乎今日偷安利已為幸，烏知他年公無摘欺之謂歟？且龍淵一席緣起於五季宋時，神跡凜然，誠關一郡風水，寺居孔道、住持事繁，陸路通衢、吳越要津，明季龍淵勝境、嘉禾第一名剎，如吳虎丘、越之西湖，自變應以來，兵馬驛夫遞相踐擾混毀，是故荒蕪不堪、僧眾流散，致名藍竟作馬廄之場，日炙風吹狼藉猶甚，每見雲水饑渴載道，客舟夜泊嗟吁投宿無門，由是見聞情慘，起予慨應公請。先且從自打破慳食，急令匠工起爐作灶，次辦什物等件，修理寮舍、開墾園林，墻築完備，然後進院開廚，入門便能作主。今日叢席已整、龍象雲臻，尚有個事未敢囊藏，不無舉似。」師驀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者個滯貨，山僧一向冷眼，今日拈來重新光彩。大眾！且道喚什麼作個事？莫不是拈棒豎拂、見色明心，鳴鐘擂鼓、聞聲悟道？若恁麼見解，盲聾人來作麼會入？不然，喫飯穿衣處、迎賓待客處、行住坐臥處、語默離微處，若恁麼現前，卻又是恁麼魔，叫你割恩捨愛、披剃出家是什麼魔？令你磨肩擦褲、涉水登山是什麼魔？賺你虛生浪死，不顧本命元辰。你還知麼？要明個事，直須猛著精彩、急著眼睛始得。不然，一入殊途，早做魔種眷屬，沒自由分。正謂：甜瓜徹蒂甜，苦瓜連根苦。不信，且看釋家老子從兜率降南閻，初生動地驚天，其間不無手忙腳亂，及到末梢頭，於無所用心處忽然觸著鼻孔、換卻烏珠，未免一場漏逗。次後達磨西來，九年面壁，神光立雪，斷臂安心；三祖覓罪，了不可得；五祖栽松，直待來生；六祖得傳衣法，由避四會；南嶽磨磚打牛，即是打車；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，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；長慶坐破七個蒲團，捲起簾來見天下；雪峰三到投子、九上洞山，無端掘地覓青天。蓋這都是從上入道的樣子。今日眾中設有咬得破、嚼不碎的漢，正好於此隨眾排遣，趁水和泥，直待因緣時節到來，好向東頭買賤、西頭賣貴，一任翻黃道黑、搶行奪市，豈不慶快？且置，大眾！今日佛祖各展鎗旗，新長老當先還有不惜性命、單刀直入者麼？設無，莫道山僧壓良為賤好。」卓杖，云：「個中誰是狼牙將？敢來張弓射尉遲。」下座。

中元文華杜居士薦親請上堂

師揮拂，僧問：「古剎重興，法門慶幸，龍象蹴踏，家聲遠震。家聲遠震即不問，中元救拔事如何？」師豎拂，云：「全憑渠力。」進云：「法王通一線，大地盡霑恩。」師云：「禮拜有分。」僧禮退，師乃云：「昔年曾種善根來，今日靈苗不用栽，莫謂老僧隨例倒，須知別有好安排。山僧入院數月已來，要且無篾束肚，何暇說禪？今日事不獲已，只得逢場作戲。然盂蘭緣起，當時目連尊者因母惡習墮落，尊者入道，具大神通，設多方便，啟白佛慈，饒益將來。蒙佛敕令，不拘僧俗四眾弟子，凡遇七月十五自恣日，當為七

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危難中者，供養飯食百味、汲灌盆器、香油錠燭、敷床臥具，盡世甘美以著盆中，供養十方大德僧眾，乃至過去現世父母、六親眷屬得出三途之苦，應時解脫。此公案古今未曾動著，今日不意杜居士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掀翻打徹，揮金普利，撥務投誠，虔請山僧舉揚拔薦。若非夙植再來，曷能如是符契？事雖一時會遇，實乃千古奇緣。今日不獨杜門親屬了悟自性彌陀，亦使見聞咸登彼岸。大眾且道：山僧今日恁麼舉揚，還委悉麼？」遂以拂擊几，云：「世出世間希有事，顯發須憑過量人。」擲拂，下座。

臘月初八監院領眾居士設齋請上堂

師拈香畢，晦巖和尚白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懷亭劉居士出問云：「臘月八日佛證道時，和尚高登法座道個甚麼？」師卓杖云：「會麼？」士進云：「如來證覺底就是這一著麼？」師云：「你腳跟未點地在。」士喝，師便打，士擬進語，師云：「遲了八刻。」士禮退，師乃云：「迦老初生伶俐，長大忒煞糊塗，棄捨皇宮內院，走入雪嶺躊躇，六載肝腸餓斷，一朝打失眼珠，將謂無人證得。咄哉！誰不丈夫？山僧恁麼舉揚，眾中還有共相委悉者麼？若無，且看別行一路去也。然溪山雖異，雲月皆同，法無定相，遇緣即應。且道如何是同別底意旨？昔夾山會禪師京口初開堂，有僧問：『如何是法身？』山云：『法身無相。』『如何是法眼？』山云：『法眼無瑕。』座間道吾失笑，山便下座請益，遂散眾，再參船子，了明大事，復歸聚徒。道吾密遣僧如前理問：『如何是法身？』山云：『法身無相。』『如何是法眼？』山云：『法眼無瑕。』其僧舉似道吾，吾云：『者漢這回方徹。』」師云：「大眾！夾山前後語話無別，道吾因甚許後不許前？且道淆訛在甚麼處？試定當看。」良久，以拂擊几云：「還家盡是兒孫事，祖父從來不出門。」復結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下座。

西堂心宗預祝設齋，請上堂。師以拄杖橫几，云：「父母未生前，露柱懷胎開笑顏，囚地一聲後，描也不成畫不就。」遂卓杖，云：「且道現前又作麼生？不涉春秋逞風流，座中瀟灑任優游。還有為人句麼？生平肝膽向人傾，相識猶如不相識。」擲拄杖，下座。

丁未八月廿二日上堂付西堂心宗法語

師拈衣拂云：「龍淵虎穴任縱橫，大抵還他氣象雄，不是山僧呈醜拙，驚人浪裏獲獰龍。誠然宗公識見無疑，參侍老僧有年，縱奪當陽，實乃師子緣契。今日兩手分付，一任倒用橫拈，光揚法化，毋令斷絕。珍重。」隨付衣拂法偈，下座。

劉正修居士領眾設齋，請上堂。問答不錄，乃云：「擊鼓鳴鐘，已是漏逗不少；集眾陞座，那堪矢上加尖？若論箇事，在諸人分中悉

自具足。所以，先聖云：『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』既在日用之間，穿衣提領、洗面觸鼻，從朝至暮，頭頭爾、法法爾，如天普蓋、似地普擎，見聞覺知何曾有一毫頭假借？所謂：『只此見聞非見聞，更無聲色可呈君。箇中若了渾無事，體用何妨分不分？』具分也，落霞與孤鶩齊飛；不分也，野水共長天一色。到者裏，釋迦未降皇宮，還有佛法也無？達磨不來東土，喚他作不為人，得麼？龍淵今日不惜眉毛，已為諸人註破。還委悉麼？」良久，擲拂，云：「而今四海明如鏡，行人莫與路為讎。」卓杖，下座。

南門眾居士預祝設齋請上堂

師拈香畢，問答不錄，乃云：「趙州七百二十甲子已過去，龍淵三百六十甲子方到來，過去到來，兩彩一賽，娘娘依舊是婆婆，生平有甚不慶快？山僧住席以來，抱貧守拙，於人事荒疏，慚愧猶甚。今值暮景餘年，極承眾居士營齋，光臨法會，然信施難消，不妨為成道業。大眾！起心受食，淨名早訶；不起於心，食作麼受？離此二途，還有商量也無？昔南泉因趙州問：『如何是道？』泉曰：『平常心是道。』曰：『還可趣向也無？』泉曰：『擬向即乖』。曰：『不擬爭知是道？』泉曰：『道不屬知，不屬不知，知是妄覺，不知是無記。若真達不疑之道，猶如太虛廓然蕩豁，豈可強是非耶？』州於言下悟理。(師云)南師口頭水漉漉地，到這裡不無拗曲作直，趙州得便宜處失便宜，未免鈍置一上。今日龍淵與麼批判，設有傍不甘的出來問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山僧劈脊便棒。何故？不惟解粘去縛，也使他知些痛癢始得。且道在山僧一句又作麼生？」師遂合掌云：「端坐受供養，施主常安樂。」

一日，因老和尚顧院，到方丈見觀音像，問師云：「是什麼像？」師答：「送子觀音，祈求必應。」尚云：「終日與人祈，何不自求一個？」師云：「但求的不是子。」尚云：「恁麼也須著力。」師隨撾鼓示眾：「山僧於斯末後有語未進，仰勞大眾著語看。若確，有柄住山斧子兩手分付；如未能，且照顧始得。」師良久，云：「以眾為心賴得人，叢林相應始安寧。山僧縱有偷天手，孤掌從來不浪鳴。所以，插標建剎，庶子一上神通；即心即佛，馬祖通身泥水。衲僧家，竿木隨身，逢場不妨作戲；鉤錐在手，遇緣便可即宗。適蒙老漢垂勵，深知罪咎。」驀取拂豎，云：「須知鈍貨搶行，也要大家委悉。山僧恁麼舉揚，有伶俐衲僧便和聲放下，向者裡來，魔佛冤親互相策勵，不唧溜漢望岩而退，去住三家村裡，保頭也做不得一個。何故？斯事希有。世、出世間，有力者自能擔荷；為眾、為己，過量人便乃承當。所以，泰山不讓土壤成其大，滄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。只要挺身向前，慎勿因循退後，向無措

足處正好行履，無下手處不妨提斯。設若到恁麼時節，方知運首座輔南泉有陷虎之機，用都監佐積翠有大碗之作，賓維那罰錢甘嗣興化，南書記領眾參益慈明，楊岐祖燈焰、寶壽生薑辣，更有佑與座踢淨瓶住持溈山、存飯頭去砂米頓悟法忍，山釋迦、寂直歲插鍬辯主、瞌睡虎、隆藏主丕振宗風，顯知客不輕韓大伯、善侍者激發真點胸，從上老古錐，阿誰不從苦心中來？敢言一一成現。饒是釋迦老子初生，動地驚天，大有作略，到其間弄得七顛八倒，麻麥充暘，驀然打失烏珠，方契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此是古佛應跡因緣。更有雲峰悅在大愚芝座下，芝一日示眾云：『大家相聚喫莖蘆，喚作一莖蘆，入地獄如箭。』悅聞之駭然，便上方丈請開示，芝曰：『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轉，後生家趁此色力健，何不為眾乞化？我忍饑不暇，何暇為汝說禪乎？』悅不敢違。未幾，芝遷翠岩，悅納疏罷，復過翠岩求開示，芝曰：『佛法不怕爛卻，今正雪寒，可為眾乞炭。』悅亦奉命化炭歸，復到方丈請益，芝曰：『堂司即目缺人，今正煩汝。』悅受之不樂，恨芝不去心。一日，聞後架桶箍忽散，自架墮落，豁然大悟，頓見芝用處不常，急趨方丈，芝見來笑曰：『且喜維那大事了畢。』悅不措一詞，禮拜了退。這個便是輔弼叢林，竭力為眾的樣子。今日山僧不惜兩片皮，一一為諸人舉似了也。大眾還知麼？設有孟八郎漢出來道：『將謂長老有多少奇特？及乎拈出者夥老骨董，陳年爛葛藤，與夫阿誰分中沒些子？』山僧只得據款結案，向他道：『低聲低聲，不可草草。』何故噩？鶴有九皋難翥翅，馬無千里慢追風。」遂搖拂子出堂，云：「咄！不得妄通消息，秋後再作商量。」

丁未秋因事示眾

「虛聲灼卜沒來由，不是冤家不聚頭，堪笑騎驢新婦子，阿家牽去也風流。今夏有個沒鬚鬍子來參，早被山僧捉敗，他欲於此興波作浪、吐氣揚眉，山僧善能就手行拳，助伊風色機緣，然是相扣乳水，要且未投。一日，索他行履，伊一一開具，將成九仞，猶虧一簣。監院見河下水緊，人急計生，將伊敗闕揭露，山僧令他進見，問：『今日事如何？』伊答：『兩眼對兩眼。』山僧云：『切莫詐明頭。』監院云：『我已白明和尚了。』山僧問：『今日還有你躲跟處麼？』伊隨禮拜，云：『和尚慈悲。』山僧震威一喝，伊慚色禮，出裝促行，云：『再來親近和尚。』據監院言，伊同智輩開堂付嗣有年，假扮親近，欲和尚付伊法席，住三年，覓一人代嗣，和尚方去。山僧笑謂：『何為不可？因甚龍頭蛇尾？』大眾！者漢如後婚婆子，羞也不識；今日若是不知痛癢漢，棒折也未肯放過。何故？龍生鳳子從來有，鳳育龍兒亙古無。」

師誕日，同門及諸大護法居士設齋，請上堂。古燈和尚白椎，拈香畢，休嚴法姪出問：「法筵龍象眾觀光已足，如來壽量品專為流通。」師云：「燈籠露柱笑呵呵。」進云：「不作人，不作境，如何舉似？」師云：「早已舉似了也。」進云：「天雨四花，地搖六震，某甲敢不上壽？」師云：「讚歎有分。」進云：「雲外天香，月中桂子。」師云：「猶成多事。」進「云：不妨錦上鋪花。」師云：「須是恁麼人始」得。公便禮拜，師乃云：「金風飄桂蕊，玉露透天香，全示西來意，何更念篇章？余本樗才，秖堪煨折腳鐺子。承蒙諸大護法見召，寄寓龍淵，五易寒暑，今值病朽生緣之日，復蒙光降設齋，請陞此座，只得因齋慶讚，不免舉則舊案，應箇時節。昔陸亙大夫謂南泉曰：『肇法師也甚奇怪，解道：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』南泉遂指庭前牡丹花曰：『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()。』」師云：「大夫舉話勾賊破家，南泉指花就窠打劫，秖是一枝花發付不著。今日設問龍淵，只向他道：『春色無高下，花枝有短長。』但恁麼去就，不獨氣轉陽回，亦可光輝門戶。」良久，顧眾笑云：「座中盡是江南客，何必尊前唱鷓鴣？」謝辭不錄，卓杖下座。

八月初四日菩薩開光，恒修暨董寄凡、沈君亮、陸君錫請上堂。師拈香畢，維那白椎竟，問：「龍淵一滴，波揚四海，大眾臨筵，願聞法要。」師云：「已為道過了也。」進云：「彌勒把住袋口呵呵大笑，韋天持杵感應三洲，因甚又要他者一點？」師云：「不較多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桂添玉露香穿鼻，金風滿院奪秋魁。」師云：「許你讚歎有分。」禮退。問：「福緣成就，古佛增輝，人天眼目無不具足，因甚又土上加泥？」師云：「也不妨疑著。」進云：「個中自有撐船手，那個男兒不丈夫？」師云：「識得你了也。」進云：「處處綠楊堪繫馬，家家有路透長安。」師云：「且款款的。」進云：「莫嫌世上無仙客，須信壺中別有天。」師云：「將謂多少奇特？」僧喝，師云：「惡發作麼？」禮退。問：「闡揚法要，慧日高懸，覿面相逢，請師一鑑。」師云：「已相見了。」進云：「今日檀信開光，且道無事衲僧承誰恩力？」師云：「問取舌頭。」進云：「昔日世尊，今朝和尚。」師云：「你甚處見得？」僧便喝，師云：「好一喝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一音普遍於沙界，大眾無不盡咸聞。」師云：「且禮拜了退。」師乃云：「他人不住我正住，別人欲行我未行，不是山僧多倔僵，一番拈起一番新。山僧自癸卯春承闔郡諸大護法公請龍淵主席，自愧薄福無為，人事荒疏，外缺街坊，內無支應，灰頭垢面已七年也。今日於沒思惟處突出幾個沒情面漢，以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打開無盡藏，運出自己珍，任運騰騰，自由自在，與山門有幸，作大饒益。今日菩薩開

光，設齋聚眾，公請山僧上堂，要應個時節。大眾！且道時節作麼應？」師良久，云：「菩薩來也。」驀豎拂子，云：「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光現瑞，大轉法輪，向汝等道：『豁開頂[寧*頁]摩醯眼，山自青兮水自綠，覿面分明絕覆藏，畫蛇不用重添足。』」復舉：「潭州長髭曠禪師初參石頭，頭曰：『甚麼處來？』髭曰：『嶺南來。』頭曰：『大庾嶺頭有一鋪功德成就也未？』髭曰：『成就久矣，只欠點眼。』頭曰：『莫要點眼麼？』髭曰：『便請。』頭垂下一足，髭見便禮拜。頭曰：『見甚麼道理便禮拜？』髭曰：『某甲見處如紅爐上一點雪。』」師云：「你看石頭老漢大似節外生枝，無風起浪，長髭也是承虛接響，頭入膠盆。龍淵今日又且不然，待石頭恁麼，便云：『和尚尊重，無勞動靜。』且看老漢如何合殺？今日賓主歷然則不無，和合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卓拄杖一下，云：「塵中能作主，化外自來賓。」復結椎，下座。

庚戌春上浣日上堂付書記崛山

山纔跨門，師豎拂，山禮拜，師揮拂云：「從上佛祖盡在山僧拂子頭上，大轉法輪，成等正覺，汝還見麼？」進云：「二十九年放過，今朝則不然。」師云：「不信道。」山遂奪拂，便揮行云：「揮天揮地去也。」師笑云：「今日且放過一頓。」隨付衣拂源流，迺云：「夙承雨露天生俊，徹底風流頗偉哉，原予克家真種草，今朝自肯乃歸來。」復禮，下座。

為素弘兄設供。師云：「山僧於柏山和尚同條其貫，法門手足本該親詣，因院事羈絆，不克如願，敬具菲儀身雲法侄設供披宣，猶某誠切之至。所至文明老法昌，兄呼弟應正相當，而今四海明如日，超出聲光北斗藏。惟我　柏山法兄素弘大和尚，因成果熟，觸處飄香，宿契再來，全承願力，未踏祖翁田地，先投原本契書，纔入蠡水長洪，便乃興波作浪，可謂琉璃拶破無多子，記莂擔當顯大材，揭地掀天恢古道，光前耀後絕安排。所以，善知識！越生死海，濟渡彼岸，處熱鬧場，撒手便行，即今塔從地湧，頂自雲封，且道還有奇特事也無？」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「昔年毒鼓曾撾破，今日依然憩影堂，萬別千差俱坐斷，三株嫩桂遍芬芳。」

本郡士庶恭請為浙閩總督部院兵部尚書趙巡撫部院工部尚書蔣　二臺神主安位。

師卓拄杖云：「去時有路，來時無口，從來蝦跳，何曾出斗？咦！且請按下雲程，於此息走，欲轉如來正法輪，今朝鼎賴調羹手。」卓杖云：「安。」

機緣
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處來？」僧荅：「杭州。」師云：「船來？走來？」僧荅：「二途俱不涉。」師云：「作麼到得者裏？」僧荅：「有甚隔礙？」師便打，僧擬議，師云：「又道無隔礙。」僧欣禮退，師云：「且放過著。」

有僧法樹與知客云：「我是法師，討個維那單，和尚慈悲麼？」知客云：「待白和尚看。」如是具儀進見，師云：「未入門便識汝了也，三十拄杖你還甘麼？」僧荅：「不知某甲過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過在不知。」僧笑荅：「和尚婆心太切。」師云：「見甚麼道理便恁麼說？」僧嗚指，師云：「者掠虛漢向者裏納敗闕。」僧無語，禮退。

晚茶，敘事。僧問：「和尚是斷橋一派。」師云：「甚處得來消息？」僧問：「既是斷橋，因甚得渡者遠？」師云：「山門頭金剛笑你。」僧荅：「笑我何事？」師云：「笑你門外漢，怎知屋裏事？」僧云：「慈悲。」師云：「待汝入門來向汝道。」僧荅：「恁麼辜負學人去也。」師云：「你問我荅，甚麼處是孤負你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恁麼是你辜負老僧也，且參堂去。」

不數日，樹進告假，師云：「何所見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僧荅：「大都難得入門。」師云：「即今在門裏門外，你試道看。」僧荅：「我道在門裏，和尚慈悲。」師云：「又道難入門。」僧擬議，師震威一喝，僧云：「取夏衣來親近和尚。」師云：「取不得，捨不得，不可得中恁麼得。」僧作禮，師拈香儀云：「者個你將來，還從你將去。」僧云：「供養和尚。」師云：「道得堪作供養。」僧荅：「和尚請收下。」師云：「者俗漢莫塗污老僧好。」僧荅：「和尚慈悲，半月即到。」師云：「再來不值半文錢。」僧禮，懨懨而出。

僧參禮拜，師卓杖云：「還識得者個麼？」僧荅：「不識。」師云：「會了不識？不會不識？」僧荅：「不識。」師云：「不識個甚麼？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將謂英傑道流，原來是個擔板漢。」僧荅：「也要和尚疑著。」師云：「疑你是個黑漆桶，有甚麼光彩？」僧以坐具一撼，師云：「早見手忙腳亂。」僧喝，師便打，僧又喝，師連打，僧禮出云：「者老漢惡辣。」師遂云：「也要你知過始得。」
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麼處來？」僧荅：「靈隱。」師卓拄杖云：「還見者個麼？」僧荅：「見。」師云：「又道靈隱。」僧禮退。

僧參，師云：「不問如何若何，道將一句來。」僧喝，師打，僧荅：「莫錯打人好。」師打云：「汝還作打會麼？」僧禮出。

僧參，問：「覿面相逢，不著話會，請師直道。」師便打，僧喝，師又打，僧云：「者老漢顛耶？」師旋風打，云：「山僧慣得其

便。」僧禮，師云：「降將不斬。」
僧參，師問：「從那邊過夏？」僧荅：「報恩。」師云：「殺佛殺祖事若何？」僧云：「正是報恩。」師云：「報恩到念得熟。」僧擬議，便作禮，師云：「不信道，且安單去。」
僧參，師拈拄杖問：「喚者個作甚麼？」僧荅：「某甲喚他是拄杖，不知和尚喚他作甚麼？」師打云：「老僧用得親切，少人委悉，上座還甘麼？」僧荅：「學人罪過。」師云：「山僧今日失利。」僧笑禮，師云：「笑長老？笑自己？」僧喝，師云：「恁麼被喜怒惑也。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且放一頓。」
僧參：「學人涉水登山，為參請知識，和尚住糞草堆頭，復為何事？」師云：「為汝不唧溜。」僧荅：「唧溜堪做甚的？」師云：「提水來與山僧洗腳。」僧荅：「洗腳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不辜你涉水登山。」僧荅：「作家宗師，天然猶在。」師云：「莫相塗污。」僧禮出。
僧禮。師問：「上座那邊休夏？」僧云：「佛日。」師問：「曉和尚為眾心切。」僧云：「曉和尚常對眾讚和尚。」師云：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」僧禮。
僧參，禮拜未起，師踏倒，便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僧荅：「某甲不是灌溪。」師笑云：「想君不是狼牙將，爭解挽弓射尉遲？」僧慚色，禮退。
三僧參，師問：「結伴同行意作麼生？」僧荅：「特來禮拜。」師問：「禮後事若何？」僧荅：「和尚尊重。」師云：「莫向這裏躲跟好。」僧荅：「和尚這裏是三塔方丈。」師云：「設然，無你立腳處。」僧荅：「和尚寧無垂手方便？」師云：「門外漢漏逗不少。」僧荅：「學人粗造。」師云：「者是甚所在？且放汝一頓。」僧荅：「蒼天！蒼天！」師云：「你死了爺，死了娘。」眾默笑作禮。師云：「者一隊漢識甚好惡？」僧禮出次，各安職事。
僧參，師問：「終日馳南闖北，為甚麼一坐具地不能搆得？」僧荅：「須搆不得，瞞某甲不得。」師云：「何不呈似老僧？」僧荅：「呈似了也。」師云：「美虛頭漢卻來者裏納敗。」僧荅：「賴和尚證明。」師云：「黑漆桶。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將謂有多少奇特？」僧禮出。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麼處來？」僧荅：「天童。」師問：「近來四天王走入萬工池，大鬧水晶宮，慌了太白峰，把住青關橋，一番動地驚天。且問你何處得路到者裏？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恁麼何曾夢見天童？且放你一頓。」僧欣禮退。
僧參禮，師問：「老老大大那裡來？」僧頓足，師云：「有甚麼冤苦？」僧荅：「不信道。」師問：「更信阿誰？」僧荅：「覿面相

逢。」師云：「早已錯過。」僧擬議，師打云：「有甚交涉？」僧搖手，師直打出方丈。
僧參，以具就地一撼，師卓拄杖云：「早已勘破。」僧以具覆頂一轉身，師打云：「美甚麼鬼眼睛？」僧荅：「和尚不無疑著。」師云：「孟八郎向者裏納敗。」僧荅：「某甲禮拜和尚去也。」師打云：「直待雨淋頭。」
居士參，師問居士：「貴處？」士荅：「杭州。」師云：「大方的緊。」士荅：「一塵不立。」師云：「恁麼脫空。」士彈指，師云：「轉見不堪。」士云：「久響和尚，特來禮覲。」師云：「見面不若聞名。」上荅：「今日親見和尚。」師云：「山僧終不吝施。」士無語。師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也須按過始得。」士禮辭，師云：「返何太速？」士云：「船在河下，有同伴等候。」師云：「適纔又道一塵不立。」士云：「再親近和尚。」師云：「莫怪山僧無管待，客來客去任優游。」士作禮辭去。
僧法閏參，師問：「那邊過夏？」僧荅：「佛日。」師問：「有多少眾？」僧荅：「百五十眾。」師云：「你到這裏作甚麼？」僧荅：「蘇州取綿衣回。」師云：「古人無剪爪暇，恁麼往返好沒交涉，不若隨緣住住好。」僧禮拜。
僧參，纔禮，師云：「一拜頭不點地，有何伎倆？」僧荅：「一拜未起，有甚伎倆？」師云：「原來是個麤僧。」僧荅：「和尚為甚說麤道細？」師云：「又道沒甚伎倆，好與一頓。」僧荅：「恩大難酬。」師云：「今日鏟草，撥著個大蟲。」僧遂禮，師云：「是則是，不善哮吼。」僧撼具，師云：「轉見不堪。」僧喝，師打，云：「識甚好惡？」
僧參，師問：「未進門便識汝了也，閉卻唇吻道將一句。」僧擬議，師震威一喝，僧禮拜，師云：「且安單去。」僧荅：「某甲進堂住。」師云：「正好放下。」
進香僧領眾居士參，師問：「從那裏來？」眾荅：「北直人往南海進香。」師云：「進香圖甚麼？」眾荅：「禮觀世音菩薩見聖境。」師云：「未離彼處，最初發心已相見了，為甚麼向外馳求？」眾荅云：「迷人不識好歹，求和尚慈悲。」師隨示語云：「慈悲即不無，迷悟即不得，不無不得處，是名觀自在。勞生碌碌樂其中，失業拋家少用工，不信真如向外覓，卻來者裏禮圓通。還會麼？會得，覿面觀音；不會，白雲萬里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還要見觀音麼？將錢買胡餅，放下是個饅頭。」眾作禮。
僧檐放歇序桌，師問：「那裏行腳來？」僧荅：「靈隱。」師云：「近日籌子不洗，來者裏納甚敗闕？」僧慚色，放擔作禮，師云：「既在諸方行腳，也要照顧始得。」

一日，師在齋堂前見大鬚子云：「者個是僧？是俗？」荅云：「和尚不得分別他。」師云：「是你分別？是老僧分別？」僧走云：「今日不著便。」師云：「著便堪作甚麼？」僧無語。師少間在路擒住云：「道道看！」僧荅：「老禪識得個事便休。」師云：「喚甚麼是個事？」僧荅：「某甲昔在萬如老和尚處，後到靈隱數年，今隨本師送佛眉西堂兄進院，失候造次。」師云：「敗闕不少。」
僧參，師問：「甚麼處來？」僧荅：「靈岩。」師云：「來覓甚麼碗？」僧荅：「和尚不得壓良為賤。」師云：「只恐不是玉。」僧荅：「請師雕琢。」師云：「不值半文錢。」僧喝，師打，僧又喝，師復打，僧禮拜，師云：「不信道。」
僧參，師問：「那裏來？」荅：「蘇州。」(師云)「甚處過冬？」僧荅：「堯峰。」師問：「蘇州、堯峰相隔幾許？」僧荅：「三九。」師云：「猶涉途程。」僧問：「和尚如何是不涉途程？」師云：「腳跟下薦取。」僧荅：「某甲不然。」師云：「放你一頓，且安單去。」
師一日見新客問話，客師洗手，師云：「多洗多不淨，不洗到清淨。」僧荅：「某甲要洗洗。」師云：「爭怪得老僧？」其僧無語。師問眾梵維那，荅：「者僧落塹，救他不得。」師遂休。
一日，錯鐘板巡寮，師問：「畢竟怎麼是不錯？」僧荅：「失照。」師云：「那裡去來？」僧荅：「只在堂中。」師云：「又道失照顧。」僧遂禮退。
僧參，師問：「那邊過夏？」僧荅：「特來禮拜和尚。」師云：「將得甚麼來？」僧荅：「某甲只如此，和尚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恁麼忘前失後，且去洗腳，莫教打濕鼻孔。」僧笑行，師云：「不枉特來。」
僧參，師問：「從甚麼處來？」僧荅：「金粟過夏，特來訪友。」師云：「莫是主上座麼？」僧荅：「不是。」師云：「是即是，覿面錯過了。」僧喝，師打云：「好生無禮。」僧又喝，師連棒云：「恁麼無禮。」僧走向眾言：「果是惡辣。」師笑云：「直教你認得他。」
一僧直走，竟不回互。師云：「好個阿師！」僧聽得，復回禮拜。師云：「又來之繞作麼？」僧荅：「某甲罪過。」師云：「卻是失錢遭罪。」僧云：「莫奪他好。」師云：「又恁麼去也。」僧荅：「聞和尚慈悲。」師云：「猶欠伶俐。」
僧參，師豎拳云：「會麼？」僧喝，師云：「者一喝未有主在。」僧又喝，師云：「三喝、四喝有甚交涉？」僧擬喝，師打云：「放過即不可。」僧禮出。

一日，眾出坡搬柴，師云：「整的堆上樓，亂的隨手燒。」一僧云：「總是燒鍋。」師云：「又恁麼去也。」僧云：「和尚今日化的多。」師云：「也不得辜負他，煎些荳腐好撐飯袋子。」僧云：「我們明日多化些。」師云：「也少不得你一頓。」

僧參，師問：「何處發足？」僧荅：「楊墳。」師云：「船來？走來？」僧荅：「二途俱不涉。」師云：「脫空漢！這裡沒你立腳處。」僧荅：「某甲亦不住。」師云：「甚麼處去？」僧荅：「向萬里無雲處。」師云：「看腳下。」僧喝，師便打，僧荅：「莫錯打人好。」師云：「還我不錯底來。」僧擬進語，師云：「還記得話頭麼？」僧禮退。

僧擺行，師以杖約住，問云：「向這裡道將一句來。」僧喝，師便打，僧又喝，師復打，云：「一喝分賓主，如何是主？」僧擬喝，師云：「立地死漢。」僧禮求懺，師云：「你自起倒。」

僧托鍋巴走，師云：「粒米如山，不可狼藉。」僧荅：「不狼藉。」師云：「狼藉處你不知。」僧進堂，復來禮拜，師云：「又來覓什麼汁？」傍僧云：「何不禮謝和尚？」師云：「你也要一杓那？」僧荅：「不干某甲事。」師云：「著甚死急？」

僧參，師云：「沒鬚鬍子何來？」僧荅：「蘇州往杭。」師云：「向這裡覓甚碗？」僧荅：「和尚又恁麼會也？」師云：「適言蘇州到杭州。」僧荅：「學人借路經過。」師打，云：「借你吃棒。」僧笑禮拜，師云：「且放你一頓。」

僧參，師云：「從那裡來？」僧荅：「金粟。」師云：「將得金來麼？」僧荅：「特來呈舊面。」師云：「不識羞。」僧喝，師便打。僧進云：「眼目在什麼處？」師復打，云：「向者裡知些痛癢始得。」僧禮拜，云：「某甲知恩。」師云：「不信道。」

齋堂前見數僧，師問：「都從那裡行腳來？」眾荅：「托缽。」師云：「既托缽，又來這裡覓甚碗？」眾荅：「特來吃飯。」師云：「叢林飯似山，擬向什麼處下口？」眾荅：「一飽便休。」師云：「飽即不無，作麼休去？」眾無語，師云：「喫了飯，托缽休。」

僧參，禮拜未起，師云：「向禮拜前道一句看。」僧喝，師打；僧又喝，師復打；僧答：「和尚不得壓良為賤。」師云：「爭怪得老僧？」

雪朗參，師問：「從那邊來？」答：「福嚴。」師云：「向親近那個和尚？」答：「三峰會下各處住住。」師問：「那是你得力處？」答：「不識。」師云：「既諸方走，為甚麼到者裏不識？」答：「不識，不識」。師云：「恁麼擔板漢也。」朗禮拜出。次日，安侍寮。

師旦過堂，結齋畢，問朗侍者：「那位是你師傳？」朗指文璽云：「者一位。」師云：「正恁麼時，還有你跡跟處麼？」璽答：「跡跟久矣。」師云：「為甚麼偷心？」璽答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賴汝不會」。璽便拜。
師一日問：「既是龍淵，為甚麼不見興波作浪？」山泓答：「換卻嘉禾一郡人眼睛。」若鑑答：「幾人親到龍淵？」慈林答：「貴圖此話大行。」默朗答：「罕遇知音。」
潛夫再參，纔拜，師喝問：「喚者個作甚麼？」答：「一任和尚。」師云：「不得就老僧借口。」答：「恁麼普天匝地去也。」師曰：「猶跳不出圈繢在。」夫便禮出。
百峰問：「春城無處不飛花，為什麼龍淵不見一枝開？」師答：「你眼瞎。」峰云：「秖有老梅冰銕榦，卻無多子在人間。」師鳴指云：「你還會麼？」峰擬答，師便掌，峰禮退。

興善禮鴛祖塔

祖風閩浙已輝煌，殃累渠儂北斗藏，常帶角毛高著眼，橫拖泥水力承當。韜光顯跡真堪辣，蜜用潛行冷似霜，後代兒孫沒伎倆，晨昏瞻禮一爐香。

步埽菴譚護法韻

朅來應現宰官身，果見金湯法苑春，早展經綸為柱石，茲因記荊作梁津。渾然瀟灑林間志，覷破浮游世外塵，笑把毫端揮未盡，名藍孰不仰洪鈞？

寄樗菴法侄

淮海波寬寄瘦骸，長洪鴛水接塵埃，衝風破浪推收放，把住推開任往來。三塔點頭爭笑傲，十方把臂讚奇哉，深垂綸釣忘年月，獲個金鱗始稱懷。

送別牧山法兄

從來拄杖逞神通，何意分襟七夕中，煙水波光權作餞，禾城秋色送行蹤。晴開氣爽雲空闊，霧鎖山青花潤紅，此去湖南仍不隔，由來千里自同風。

和素穎法兄韻

數年慚愧勉支撐，鮮不逢仁解困英，幸有同風相委悉，等閒拈出作金聲。

和形外大師韻

把袂分襟各一方，欣逢雪夜敘長年，千華上座雷音震，法雨均霑大地田。自愧凍儂無伎倆，龍淵蛙步敢當先，今朝何幸光殘臘，笑待春風話席前。

約菴施居士六秩

益新猶振舊家風，海屋籌添量莫窮，一任淡寧無欲累，男兒到此是豪雄。

牧公項護法五秩

妙契無生旨，安祥慶大椿，舊閣閒田地，拈來猶更新。超卓世間法，和光且利塵，籌添盈海屋，南極詠長庚。

蓮齋周居士六秩

耳順圓音也大奇，心空端的是男兒，從來一任渾瀟灑，不似長年夢裡癡。

仰泉劉居士九秩偈

耄年安樂體，蘭桂彩衣斑，方外無他視，須彌作壽山。

因事偶筆

春濃何事出煙籠，秖為生平跟界空，不是東君開鈍置，幾乎鹵調別商宮。

初秋

梧葉纔傾地，輕飄舞袖裳，波澄紅夢色，露滴綠荷香。老樹蟬鳴翠，新蘿蝶夢長，夜來風雨後，一覺到天光。

和仙居晦岩法兄韻

蕭寺孤撐煙水中，滿襟幽趣倩誰同？高歌半為溪聲發，長嘯時因鶴語通。尚憶壯懷如舊日，懶將瘦杖倚秋風，偏宜共逐東山侶，笑摘芙蓉對碧空。

和翠峰斐公法弟韻

幾經叢菊鬥芳菲，薄倩煙霞久護闈，笑踏溪邊鷗作伴，閒敲竹外月流輝。峰高翠斂千尋遠，松老虯蟠百尺威，頑石點頭知有日，海天誰不讓先機。

和先福別傳法弟韻

病骨難同去日闕，敢將衰朽較諸方，夢回短榻稍扶倦，秋老殘燈半藉光。傍竹幽憐風舞翠，倚松淡惜月浮蒼，秖堪隱作溪邊侶，不計山高共水長。

酬子先羅居士韻

一杖支離整舊壇，頻翻歌笑竟忘難，鐘閒鶴夢三更月，笛引龍吟午夜。伴老巖冰作骨，凌秋溪調雪成團，林邊慚愧龍山叟，時折藤花當客餐。

酬牧公項護法韻

湖光潦倒不知年，月散芙蓉，後，孤松隻鶴一聲懸。

次崇寧魯巖法侄韻

獨露丹衷較日紅，可堪末法濟流中？驚瀾欲砥誰為柱？大廈將頹爾續宗。自笑撐門逢暮歲，強來拈棒趁秋風；幾莖瘦骨雖無賴，一傲猶欺石上松。

次柏山昇雲法侄韻

倚松伴鶴到如今，幾度風前聽好音。柏子吹香千里外，彩雲疊疊遶丹岑。

次繡雪休岩法侄韻

生平競業似臨淵，骨傲寒梅凍後堅。釣月無心閑坐石，鋤雲有意淡分煙。不堪木食餐幽侶，漫話瓊芝茹野仙。共踏秋光鴛水畔，幾回歌笑欲忘年。

答大悲心宗主人韻

騰踏秋光任縱橫，當陽一句讓誰爭？分條藤作新來杖，結箇茅為倚去帡。法際三秋慚我老，道原千古在人宏；卻憐白髮偷安日，賴爾慇懃護作嬰。

次淮陰子昌張居士韻

悠游老去久忘機，杖子山形屋角巍，千里知音遺彩筆，百年泉石自增輝。繫懷歲暮黃花發，眺首晴空紅葉飛，漫道江湖襟帶隔，秋風明月共依依。

和蓮齋周居士韻

鴒聲曉度碧湖前，淡蕩秋光倩孰傳，屋角空憐藤杖老，強來扶作地行仙。

次玄度陸居士韻

隻杖頻年倚舊壇，家風欲話倍多難，擬從暮歲歸青嶂，敢向深淵砥碧瀾。桂老一枝秋影瘦，月明千里素輪圓，嬾殘芋子重拈出，笑向君前進午餐。

答綸趙居士韻

探隱逐時來，相逢碧眼開，竹邊看水月，松外聽風雷。我借蘿為屋，君還玉作垓，鍾期知己在，不老釣魚臺。

答金明監院心月韻

一枝遙寄託龍淵，幾度金風竹外傳，羨爾心同秋月皎，萬里流輝碧滿天。

答梵為維那韻

老我風霜一杖堅，尋鷗幾度遶湖前，錦囊羨爾攜來句，白雪流輝散滿筵。

答潤生禪師韻

老去風光逼古稀，陪鷗溪外笑忘機，吹來郢上清新調，一點陽春遍舞輝。

答天目禪師韻

披襟閒對碧湖清，隔水時聽欸乃聲，幽夢幾回追野鶴，秋光一半老禾城。鬢毛此日憐吾白，頭角他年羨爾嶸，石上片雲欹歲暮，分籌慚傍海天宏。

答文石禪師韻

霜到籬邊秀紫英，林風湖月闕雙清，山僧甲子渾忘卻，藜杖慚分太乙庚。

答湛如孫　韻

眠雲夢不到人間，老我悠然分外閒，傍水朝同鷗散去，穿林暮逐鶴飛還。骨堅未肯輸梅瘦，鬢短猶堪笑竹斑，輕步偏從秋後健，每思掀踏隔湖山。

和天封蜜蜂頌五和(其一)

突出尋芳奮力時，翻天覆地豈思歸，驀然透得些兒意，喜氣揚揚帶笑飛。
頭角生成便作涯，紛紜縱奪未離衙，自從胡亂相安後，末上風流始作家。
抖擻雄心拶出時，飛來飛去不曾離，釀成一種無他味，壯體寬腸且益脾。

昂藏出入逞風光，奮採花香心更忙，紫陌叢中施辣手，大方獨步敢承當。
了然無事入空桐，動靜掀翻徹底通，更惜茫然一等漢，輕輕拶著面緋紅。

二和

自小精明解活時，破家蕩業意忘歸，個中落處知音少，按下雲頭款款飛。
瞻風撥草作生涯，歷過諸方總納衙，不是一番勤苦後，至今那得永傳家。
末法垂秋奮起時，行藏豈肯墮窠離，驀然收盡花潘巧，雖成造次潤心脾。
門庭孤潔足風光，不比尋常逐隊忙，春暖雪消花爛熳，天時人事及相當。
靈鷲曾拈示此桐，若能自肯乃方通，等閒放出撩天鼻，鼓舞塵寰大地紅。

三和

萬紫千紅開發時，上林春奪一枝歸，泥團打破成狼藉，個個啣恩翼翼飛。
纔然動著遍天涯，檢點將來卻在衙，個裏分明無住著，不知春色落誰家。
林下紛然須趁時，風流傑出沒支離，就中若了渾無事，落得舒懷且養脾。
地久天長賴此光，參詳誰不為伊忙？埋頭深院無人識，略露鋒鋩孰敢當？
逸林解放樂疏桐，贏得身閒手眼通，且應隨緣消歲月，風飄香襲落花紅。

四和

春深晝永出林時，紫陌紛紛恰又歸，只為主人情義重，想因不忍去來飛。
白拈慣作好生涯，作略超方悉任衙，大地行來無寸土，阿誰不羨舊聲家？
隱出須知各有時，貴乎操守慢支離，未經霜雪難同味，資口徒將不暢脾。
春日融和氣質光，紛芳鼓舞為誰忙？己躬大事若能了，觸處無情孰抵當。
收拾紛華且隱桐，白雲深處有誰通？把茅休歇錨支早，榾柮無情火燄紅。

五和

欲舞靈峰莫待時，直須恰意乃方歸，入門堂奧無多子，起落分明便任飛。
尋芳林表樂無涯，照用齊行趁晚衙，縱奪掀翻渾不住，天然到處便為家。
揚眉吐氣發輝時，任運飛騰絕即離，個裏豈從天地得，成家安頓快心脾。
崢嶸遊戲好風光，踏著花心不用忙，操守將來成事業，者回儘力要擔當。
透出威音劫外桐，光風霽月悉融通，知音猶笑閒家具，露柱燈籠徹底紅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